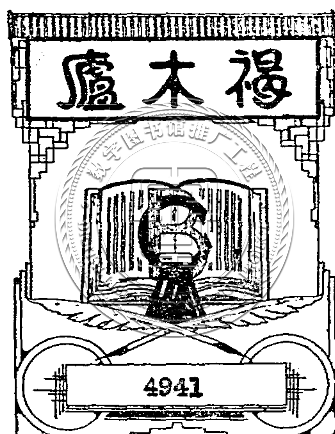
宋春舫著

一幅喜神

獨幕趣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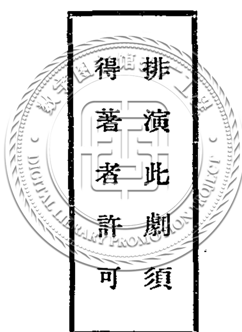

盧木福
4941

一幅喜神





排演此劇須得著者許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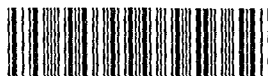
Dédiée à L. H., sans l'inspiration de qui cette pièce n'aurait pas été écrite.

Tsingtao, le 31. Décembre, 1931.





序



距今七八年前，我在西山養病，有一天，張岱杉和蔡彬掄來談天。岱杉是剛下台的總長，他是有骨董癖的。彬掄在巴黎時候，專心研究磁器。於是我的耳鼓中，頓時充滿了「宣德」

「成化」等名詞．末了岱杉不禁感慨係之的說：

「現在要做一位中國的 Homme de culture 眞是談何容易．不但須學貫中西，博古通今．而且有許多小玩意兒，如磁器，字畫，篆刻，等等，都不能不有深切的研討，甚而至於崑腔，唐戈舞，也得略懂一點，纔不愧爲當代通儒呢．」

我的大盜張三：於是乎就呱呱墜地了！

諾克是一位醫生，巴勅巴爾也是一位醫生，諾克去年纔在巴黎醫科大學畢業的•他論文的大旨，是「强健的人，差不多都有病的，不過他們自己不知道是有病罷了•」但是他二十年前，已經得了文學士的頭銜，在馬賽一家百貨公司的服裝部當職員，專賣領帶•有一天，公司把他開除了，他無精打彩的在碼頭上踱來踱去，忽然看見一艘重一千七百噸的海船，開往

印度，船上要找一位醫生，但不必一定是要醫學博士的頭銜，他向身上一摸，祇有一個佛郎，十五生的，那一天的早晚兩餐，尚沒有着落，他有什麼辦法呢？祇好隨着海船，飄洋到印度去一次罷。

巴醫生呢？一向是在聖馬利慈地方行醫的。聖馬利慈，位在高山之中：全鎮居民，不滿二萬，熙來攘往，體質都很强健「看病的人，

來了一次以後，就不再來了。」所以巴醫生這三十年來所掙的財產，祇有一輛二十年前「出土」的汽車……開……不是開，是爬……到那高高的山頭上去，眞好費氣力呀！

巴醫生祇好遷地爲良：到里昂去行醫。他請諾醫生上聖馬利慈來的目的，是想把他的「古董」汽車和三十年來一班老主顧，都讓渡給他！

在他們磋商條件的時候，諾克問道：

「聖馬利慈居民，多半是窮苦的麼？」

「不。非但不十分窮苦，而且很有錢。他們有的是大莊園和田地，確是有產階級，但是非常的吝嗇」

「工廠呢？」

「很少。」

「商業怎麼樣呢？」

「商業繁盛，店鋪林立。但他們開店的目的，

是借此消磨歲月，至於買賣的盈餘，倒也滿不在乎，無非當作一種額外的收入罷了。」

「婦女對於宗教怎麼樣？」

「大半是到禮拜堂去的。」

「人民有不良的習慣麼？譬如鴉片！海落因，男風，政治成見等等？」

「你怎麼把許多毫不相關的東西，混在一起來問我呢？我從來沒有聽見他們抽過鴉片煙，

至於他們對於政治，也許有相當的興趣。」

「那末淫風呢？桑間濮上的故事，特別多麼？」

「帶綠頭巾的丈夫，當然是有的，但也不見得比別處多。況且在小城中，大家有監視大家的習慣和天職。」

「還有別的事情沒有？秘密結社，青紅幫，邪教，等等？」

「有幾位太太們，曾經學過「關亡」術。可是現

在她們不幹那一套了。」

「那還好。有擂鼓的沒有？」

「是不是一個人擂着鼓，報告一切新聞及廣告，像活的無線電話一般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那是有的，可是祗有市政府僱的那一個人。至於私人方面，祗有丟了皮包，或者是趕集的磁器小販，纔請他擂鼓呢。」

讓渡合同及一切手續簽訂以後，巴醫生說：

「三個月以後，我再來看你，並且問你要第一期的讓渡費，你好好的去幹罷。」

可是諾醫生如何下手呢？

不消說了。他到聖馬利慈以後，第一個人，他要聯絡的，便是那擂鼓的了。

「巴醫生怎麼樣？」

「他老看不出什麼病來。十有九次，他說：

那算不了什麼，明天你一定可以起來的。」

「用什麼藥呢？」

「總是一毛兩毛錢的，你想一毛兩毛錢的藥，那裏會醫得好病。」

「對呀。他從來沒有請你擂過鼓麼？」

「三十年來，只有一次。」

諸醫生便請他擂鼓，並訂明每次送若干酬勞。他當然是喜出望外。但他臨走的時候，順

便請諾醫生診視一下。

「我每次晚餐以後，腹部上面有些癢，有時並且略略有些痛」

諾克十二分的注意問道：「你別含糊，到底是癢呢？還是痛？」

「有些痛，也有些癢。」

「請你把那一塊地方指出來。」

「在這裏」

「這一邊呢？還是那一邊？」

「在那一邊，也許是在這一邊，或者是在中間……」

「在中間麼？那右邊也有一點痛麼？」

「髣髴也有一些。」

「我現在將指頭重重的按下去，你覺得痛麼？」

「好像有些痛。」

「你吃了醋熗牛腦以後，是不是更覺癢得

利害？」

「我是向來不吃醋燴牛腦的。但我想，如果吃了。一定是癢得很利害。」

「這句話很有意思。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

「五十一歲。可快到五十二了。」

「今天是不要緊，你可以照常工作。但須早睡。明晨可不要起來，我一起身便來。替你看病，我不要錢。這是例外，可千萬別向人說。」

「諾大夫，你眞好•但我的病是不是很危險？」

「也不十分危險，但須趕快醫治纔好•你抽烟麼？」

「我抽一些板烟•」

「那絕對不與•你喝酒麼？」

「一點兒•」

「一點兒也不能喝，你有老婆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早娶親了．」(以手揩汗不止)

「房事須絕對禁止．」

「你想我現在就去睡，好不好？」

諾克催眠了擂鼓的以後，又催眠了小學校校長，藥劑師，看護婦；不到幾天的功夫，全城都受他催眠了，病了，都上他那裏去看病，並且第一次的門診，他是不要錢的．那多麼便宜？

以下便是諾大夫和一位鄉下女人的談話：

「你覺得痛麼？」
「不・但是我覺得疲倦得很・」
「你以爲你是疲倦麼？把舌頭伸出些・胃口不甚好麼？」
「不・」
「大便有時不通暢麼？」
「是的」
「你頭放低一些・深呼吸！輕輕的咳嗽・你

小的時候，從來沒有從扶梯上跌下來麼？」

「那我記不清楚了。」

諾克在她背上，輕輕的敲了幾下。又向她腰部猛擊一下，問道：

「晚上睡覺的時候，這裏覺得漲痛麼？」

「有時有的。」

「你再想一想，那張扶梯一定是很高的。」

「也許是的。」

「那扶梯至少有三米達半高，豎在牆邊。

幸虧你跌下來的時候，全身重量，多放在左邊大腿上面。」

「眞的麼？」

「你曾經請巴大夫診斷過麼？」

「沒有」

「爲何呢」

「巴大夫向來不施診的。」

〔三十〕

「那末你現在知道了你的病源沒有？」

「？」

「我現在把你的病狀在黑板上寫出來。這是你的背脊骨的一部分。這邊是「士骨」，那邊是「克蘭克骨」，你明白麼？你在扶梯上跌下來的時候。你的士骨和克蘭克骨更換了他們原有的地位，差不多有一米達之萬分之一，說起來，並不算多，但是你却夠受用了。」

「天呀」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「你快回家去罷•你來的時候，是坐車麼？」

「不•我是走來的•」

「那你還是僱車回去•到家以後，就得往床上躺下•別再同人說話•把百葉窗緊緊的關上•窗簾也放了下來•這一星期內，切忌多食•每兩小時，維希水一杯，早晚，餅乾一塊，可

以在牛乳中浸一下子•如能不吃餅乾，更好•一星期後，請你再來•如果你那時有了氣力，精神比較的健旺，那病是不足憂的•如果你一些兒氣力也沒有，頭腦昏昏沉沉的，那你非趕快醫治不可•」

……

三個月以後，巴醫生來了，他想到那小客棧去，可是那小客棧，早已變了醫院，宣告客

滿；那新醫院呢，正在鳩工營材，忙得不亦樂乎。因爲不但聖馬利慈的居民都病了。而且有許多的外來旅客，也到諾克大夫那裏去看病，吾們可以從看護婦的口中，看出諾醫生如何的忙碌：

「他簡直比囚犯還苦，淸早一起身，就得瞧病，十點鐘纔能上病院來，可是不上五分鐘，又須到別處去了。他家裏還有病人等著呢，一

會兒又要出診了，從鎮內跑到鎮外，還要到省城去。幸虧他有一輛十二只汽缸的汽車，否則更不堪設想。你想他有時連吃飯的工夫也沒有，立着吃了一塊「三維治」就算了。」

巴諾二人相見以後，諾克便將他的統計，給巴大夫看。計開：巴大夫未走以前，每月出診平均是五次，現在每月出診，平均在二百四十五次和二百五十次之間！

無怪其然的，巴大夫不願意回到里昂去了。而要將讓渡契約取消。諾克呢，他自己也不表示反對，可是藥劑師，看護婦，病人，都不贊成。所以巴大夫回來的計畫，祇好成爲泡影，不但如此，巴大夫受了諾大夫的暗示，覺得他本人的健康，也發生了問題了。

這本，「諾克」劇本的作家是Jules Romains裘而羅曼。有許多評劇家，承認他是莫里哀以後

第一人，但他根據什麼學說呢？他在那本Jean Matisse裏面，說得很明瞭：

J. M.「但是大多數人，不喜歡被人愚弄。」

A.「這句話完全不對，普通一般人，除非被人愚弄，纔高興呢。」

J. M.「？？」

A.「並且如果沒有人愚弄，他們就覺得萬分無聊。因為現在的人，對於地獄的信仰，完

全是沒有了•」

J. M.「我不明白•」

A. 從前的人，以爲人死了以後，一定到地獄裏去，那邊有許多惡魔，正等着呢•所以人的痛苦•是萬刼不滅的•那末對於現有世界的快樂，儘量享受，因爲到了地獄裏去，是永久沒有機會享受了，現在呢，人們對於地獄是沒有希望的了，那末祇好在世界上給人愚弄愚

弄罷了•

諾克與大盜張三，是不是一類的人物，吾却不敢說······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「一幅喜神」脫稿以後•有一位友人，欲先覩爲快，他拿去看了，却來問我道•

「那幅畫，後來那大盜究竟拿走了沒有？」

請讀者諸君，可憐我，替我回答了這句話

罷。

民國二十年除夕

青島褐木廬



劇本



時間　現代性的，可是有一個條件，須在中國既富且强以後。

地點　首都最繁盛的區域。勝過今日紐約之第五條街 Fifth Avenue 萬倍。街中住戶，非但腰纏萬貫，而且於社會上有特殊聲譽及地位者。

布景　一間富麗堂皇的會客室，價值連城的古玩，宋元名家的字畫。



登場人物

大盜

夫（李先生）

妻（李夫人）



（幕起時，臺上烏黑。忽然從臺上左面發出一點星光，漸漸的動搖不定，移到右邊牆上。「嘶」的一聲，臺上頓時大放光明，顯出一間布置很精緻的會客室來。牆上掛的，都是名人字畫，桌上，書架

上，和玻璃櫃內所陳列的，都是古董，玉器，善本的古書等等。那帶乾電筒的是一個男子，穿了極漂亮的燕尾服，一望而知是上流社會的人物。他把那乾電筒放在桌上，再把台上十數盞電燈一齊開了，立刻覺得光耀奪目。他先朝壁上所掛的字畫，看了又看，面上很現出猶豫的樣子；有時重新拿起

乾電筒，向畫上的圖章照着細看•）

大盜　唬；原來這十幾張字畫，都是假的•那末古董呢？（他開了玻璃櫃，把那古董一件一件拿起來，瞧了好久，忽然顯出極失望的樣子•）不是假的，便是破的•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來呢！

（他又把書桌上，幾本古書翻了一下，微

微的嘆了一口氣，把那幾本書仍舊放在原處。

他沒精打彩的在桌上取了一枝香煙，點了火，慢吞吞的向沙發上坐下。頭朝着天，口內噴出一圈一圈的煙。忽然聽得遠遠的喇叭聲，汽車停止聲；鑰匙聲，開門及閉門聲，皮鞋聲種種。一會兒，台上又走進兩個人來。這就是那會客室

的主人和他的妻子，李先生及李夫人了•看他們光景，不是從宴會就是從劇場回家•男子穿了燕尾服，女子，華麗的晚裝，頭上，身上，手上，滿是金剛鑽，翡翠和珍珠•一點兒沒有錯，那是首都Smart Set的中堅人物•)

夫　怎麼電燈都開着哩！一定是那混帳的王七，我們走後，他連電燈也沒有想着關

，急趕急的上賭場去了。

妻　張媽呢？（大聲）張媽！張媽！

夫　她也許睡了罷！

（忽然看見了大盜，在那裏噴煙圈，他們頓時目瞪口呆，好像觸了電一般，好一會才轉過氣來。）

夫　你……你……你是什麼人？

大盜　（微笑不答，仍噴那煙圈兒。）

夫　(走上前一步)你到底是什麼人？

大盜　(仍微笑，不語)

夫　(急向妻耳語，復大聲)你是聾子嗎？爲什麼問你話，你一句不回答？你知道嗎，「夜入人家，非奸卽盜。」但是我看你穿的這套……

大盜　(立起)你是不是看我穿的這套衣服很漂亮？老實對你說：我這套燕尾服，還是今年

〔十二〕

春天過巴黎的時候在巴格蘭那裏做的，式樣是一絲不苟，從墨西合Monsieur雜誌上，「考背」下來的。談起衣服，我便聯想到倫敦。倫敦對於男子的服裝，雖然說是執世界之牛耳，但有時未免腐氣太重。那裏能像巴黎做的那麼天然的漂亮呢？你的衣服，看起來，不像是在巴黎做的罷！

夫　（露忸怩色）是在上海做的。

大盜　是不是在大馬路外灘相近泰興洋行做的？我看也不像罷！泰興做的衣服，雖然英國紳士氣太重，可是嚴格說起來，在中國也就算不錯了。

妻　你們又不是要開男子時裝展覽會。何必在這兒嚕哩嚕囌討論衣服呢？乾脆，你快說你是幹什麼的！

大盜　為什麼不要討論衣服問題？難道你們都是崇拜「裸體主義」的麼？說起來好笑，數年以前，我也是絕對贊成「裸體主義」的人。並且是個實行家，我在柏林研究哲學的時候，一絲不掛的，有好幾個月呢，結果，一場肺炎，弄得我幾乎死去活來……

妻　請你不要再談什麼主義了，還是直截痛

快的說……

夫　你不用同他說，我看這人是個瘋子。

大盜　瘋子！誰是瘋子？就是瘋子，我們也不應該小視他。你知道麼？現在科學家都承認，凡有天才的人，大半是瘋瘋顛顛的。譬如拿破侖王爾德這一些人，誰都知道他們是第一流的天才，然而……

夫　越說越糊塗了。你到底上這兒來幹嗎？

大盜　你剛才不是說過麼？「夜入人家，非奸卽盜。」那末，你看我是不是像一個强盜？

夫　不像！不像！

妻　一點兒也不像！

大盜　眞的一點兒也不像麼？

妻　眞的一點兒也不像。

大盜　那末我便是……

妻　（若有所悟）對了，你莫非是張媽的姘夫，小江北嗎？奇怪，你怎麼一點兒江北口音也沒有呢？

夫　他不是小江北，小江北我倒見過一次。去年有一天，我從財政部裏出來，一個粗眉大耳，滿臉橫肉的人，站在汽車旁邊。我起初以爲他是綁匪……

妻　後來怎麼樣？

夫　後來汽車夫看見我注意到那個人，就告訴我說這是張媽的姘夫小江北。聽說他從前在財政都裏當過幾天茶房。

妻　（向大盜）你既然不是小江北，那末是誰呢？

大盜　（不做聲）

夫　（向妻，低聲）你不必「打碎沙鍋問到底」了！我看他一定是狠有體面的人，而且

好像在那裏見過的•

妻　不錯，便是我也面熟得很，讓我來想一想！

大盜　對了！你們去想一下子罷！⋯前天程艷秋老板的紅拂傳怎麼樣？

妻　是不是你前天也在國民大劇場聽戲嗎？現在我都記起來了•你是在六號包廂裏，我們那一天是在十號•而且你還同了

一位極漂亮的女人，非常的美麗，身段及面龐，遠望彷彿像電影明星胡蝶女士一般。

大盜　（露得意色）那是賤內，承你這樣誇獎，眞是不勝榮幸之至。不過李夫人……

妻　（露驚惶色）你怎樣會知道我姓李呢？

大盜　不必驚慌！我如果不知道你尊姓大名，我今天亦不會來了。可是這樣一來，不

要又把我剛纔要說的話打斷了……李夫人大概常去聽戲罷。現在我有一句極幼穉，極簡單的話要請問你。梅蘭芳好呢程艷秋好？

夫　那還是新艷秋和孟小冬好。

妻　（怒目視夫）我們又不是在這兒捧坤角兒，何必你來加入。我看當然是……梅蘭芳好，前天晚上，第一舞台的義務戲，

他和余叔岩合演梅龍鎭．你瞧那李鳳姐的嗓子多麼高，多麼圓！身段夠多麼嬌小玲瓏！眞是又叫人愛，又叫人憐．所以有人說，梅蘭芳的唱做，配得上「初寫黃庭，恰到好處」八個字，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．

大盜

李夫人說的，當然可以代表一部分社會的心理和意見．但是不瞞夫人說，我也

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戲迷•二十年來，我和戲曲兩個字，始終沒有脫離過關係•不過演員好的，實在太少了，外國演員稱得起空前絕後的，也祇有撒納勃因哈特Sarah Bernhardt一個人•說到中國方面，可憐簡直是沒有•我現在回到中國日子也多了，胃口也低了：纔找到兩個人：一個是郝壽臣，一個是程艷秋•

妻　？

大盜　夫人也許不贊成我的話，但是我以爲戲曲的原則，從希臘到現在，無非是(action)「做」一個字。我最近在第一舞台看那郝壽臣的割髮代首那齣戲，可以說他確是在這一個「做」字上用了不少的工夫。至於程艷秋呢…………

夫　好了！你們越說越起勁，可是越說越遠

了．什麼撒納勃因哈特呢，希臘呢，(action)呢，簡直像大學教授上講堂一般．你何不明天到中央大學去講演一下，那我們的耳福倒不淺呢．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困倦萬分，請你把來此的目的，說出來，讓我們聽了，也好去睡！

大盜　我眞是糊塗了！說了這麼一大套話，還沒有告訴你們我是誰．

妻　便是我們也忘了請教你的尊姓大名。

大盜　(在衣袋中取出一張名片，給李先生)

夫　(看了名片以後，面色頓時慘白，全身發抖起來。)

妻　(趕過來)你發痧麼？也許是羊癲瘋復發了麼？

夫　你……看……

妻　啊呀！不好了！(暈倒在沙發上)

大盜　李夫人！快快醒來！不要學西洋婦人那一套玩意兒：受了一點小小的激刺，便暈過去了。（向衣袋裏拿出一個小瓶子的阿母尼亞來給李夫人嗅着，她便醒了。）

妻　不好了！強盜！

夫　強盜…………救命…………

大盜　你們簡直同孩子一樣。你想在這個時候，不要說這條街上，連滿城的巡警，早

已躲的躲了，睡的睡了。你們力竭聲嘶的叫賊，有什麼用處？況且我又是手無寸鐵；勃郎甯呢，因爲太殺風景，我向來不帶的。

夫 （若有所悟，走近書桌，開抽斗。）

大盜 哈哈！你是不是要取你的勃郎甯麼？可是手鎗裏面的三粒鎗子，已在我的口袋裏了。不信，你看！

妻　（嚇得索索的抖個不住，拖住丈夫。）你看他的面孔，同那天申報圖畫周刊上登的，眞是一式無二。

夫　一些也不差，我連他所犯的案子也次第想起來了。這一個月中，他不是做過十六件大案嗎？聽說每一件案子的損夫，總在四五萬左右。

大盜　（很自然的把燒殘的香煙擲在盤裏，又從

桌上取一枝香煙，仍是一口一口的向天噴着。）可是我還有一點迷信，我始終沒有殺過一個人，流過一滴血。

夫 （强自鎭定，所問非所答）不錯，不錯，流血當然是很可怕的。（一面說，一面走向古董櫥那邊去，櫥旁是有一個警鈴。）

大盜 （已經知道他的意思，笑了一笑。）你要按警鈴麼？這早已不響了。你便按一個

鐘頭，也是不中用的。

夫　(手指已經按在那電鈴上，可是眞的一點兒聲音也沒有。逡巡退到原處。)當差的眞可惡，家裏有了客人，一點兒也不知道。

大盜　你不必叫他們罷！他們都好好的睡在臥房裏，口裏含着消過毒的棉花，身上還帶着幾條繩索。而且我的幾個小夥計，正在看護他們，包你一點兒危險也沒有。

妻 (乘着大盜說話的當口，站起，慢吞吞的移向書桌。)

大盜 (看了看電話機) 李夫人！你又何必白費心機呢！那電話早不能通電，我進來的時候，就替你把外邊的總線割斷了。

妻 (不覺進退兩難起來) 這可怎麼辦呢？

夫 (自告奮勇) 你不用着急，還是讓我來罷。(轉身向大盜，若無其事似的) 你到此地

來的目的，是不是……

大盜　我告訴你，我不但是一個戲迷，而且可以算是一個古玩迷•我曾經在北京琉璃廠，杭州梅花碑，幾家古玩舖裏當了幾年學徒•河南，陝西一帶，這幾年裏我也不曉得跑了多少次•倫敦的博物院，巴黎的路佛，時常有我的足跡•可是來了這裏以後：常常聽得人說起你們此間

收藏之富，一時無兩，所以半夜三更來驚擾你們。

夫　(自滿)對呀！我所收藏的東西，確乎是很有名的。(手指四壁)那邊掛的不是四王的眞蹟嗎？唐伯虎的仕女，八大山人的山水，還有那趙子昂的馬，宋徽宗的鷹，可以稱得人世少有的寶貝了。(復指古董櫥)你看見那對黑地三彩花瓶嗎？還有

那……古月軒……

大盜　這些人世少有的寶貝，我件件都領教過了。（露出滿臉不高興的神氣）

夫　（一點也不覺得）明天報上，本埠新聞欄內，一定又有長篇大論的記載。把此間所有的字畫和古玩，一古腦兒好像拍賣似的登出來。因爲你老先生肯來光顧的東西，自然會哄動一時的。

大盜　(聽了，背轉身，走了兩步，復向沙發上坐下。)是呀！這眞所謂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。但可惜這次不像我前幾次所做的幾件案子一般，決不會哄動一時的。

妻　(似乎是向着大盜)怎麼不會呢？難道我們失了東西，你不許我們到公安局去報告麼？

夫　那更糟了！豈不是我們連領回東西的希

望也沒有了嗎？

大盜　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。請放心罷！你們今天決沒有絲毫損失的。

夫　（向妻）失去了許多古董字畫，他還說沒有絲毫損失。他難道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嗎？

妻　且慢！我看他的樣子，似乎沒有要取我們東西的意思。

大盜　倒底還是李夫人聰明。老實說，你們這些東西，我是一件也不會帶走的。

夫　（略為鎮靜）謝天謝地！照你說起來，我們這些東西，都可保全了……眞正奇怪，我們雖然承蒙大盜張三先生半夜光臨，却一點兒損失也沒有，這豈不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麼？

大盜　（立起）也許是一件大大不幸的事罷！（作

告別狀）對不起得很•第一，今天晚上，使你們無緣無故的，受了許多驚恐•第二，荒廢了許多寶貴的光陰，以致錯過了你們睡覺的時間，請多多原諒•祝你們晚安！

妻　（若有所悟）你爲什麼說這是一件大大不幸的事呢？

大盜　費了許多年的心血和金錢，好容易掙得

來收藏大家的頭銜，一朝失去，豈非是大大的不幸？

夫　（大驚）這是那裏來的話？我收藏家的頭銜，怎麼平空會跑掉呢？

妻　（向夫）他說什麼？

夫　他說我收藏家的頭銜，快要取消了。

妻　眞的麼？

大盜　（向夫）我問你！人家稱你爲大名鼎鼎的

收藏家，是不是因爲你會客室裏所有的東西，都是稀世奇珍？

夫　是呀……

大盜　是不是因爲有許多鑒藏家來看過，對於這些稀世奇珍的價值，是毫無懷疑的地方？

夫　不錯。

大盜　（微笑）然而我的意思，恰好與他們相反。

夫 據你這樣說，難道我所收藏的東西，一件也靠不住麼？退一步說，即使我不配做一位大收藏家，難道許多鑒藏家，都是瞎了眼嗎？

大盜 那也不盡然，其中有的，完全是門外漢，他們的眼光，同你老先生不相上下。有的，也許有相當的學問和經驗，但是天下萬事皆穿，馬屁不穿。你是有錢有勢

的人；他們不願意說明你是傻瓜，將錯就錯，讓你去糊塗一輩子，有何不好？還有一層，大半鑒藏家都是古玩舖的後台老板，他們願意使你永久朦在鼓裏……不是可以從中取利嗎？

夫　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難道我收藏的都是假的，一件精品也沒有？

大盜　最低的限度，沒有一件可以配得上「好」

的一個字。至於精品兩個字，簡直是做夢。

夫　（走近樹旁，向內指。）這對康熙黑地三彩怎麼樣？那黑地裏還帶着綠色，這算不算精品？

大盜　這瓶的形式和大小也就差不多，可是顏色，花紋，釉水，地子，却和眞的差得很遠。我問你，你化了多少錢買的。

夫　我化了一千塊錢買的。

大盜　（仰天大笑）如果是眞的黑地三彩的瓶兒，一千塊錢，連買他的口兒也不夠。

夫　那缸豆紅太白尊怎麼樣？

大盜　可以值兩塊錢。

夫　怎麼？我五百兩銀子買的！

大盜　你不信，可以到前門大街夜市攤上去看，照這樣子，兩千個也找得出來。

夫　那對釉裏紅天字罐，你看好不好？這一定是康熙時代的精品了。

大盜　蓋子呢，確是康熙的，不過罐子却是新的！

夫　慢來！慢來！我還有一件寶貝呢！一對宋均窰花盆，這總不會假的罷！

大盜　如果是眞的，你早就看不見了。

夫　？

大盜　對不起，我早就帶走了。這對均窰花盆完全是彷造的。你有工夫的時候，可以到前門大街德泰磁器店，去問一問李掌櫃，他還有兩對在那裏呢。

夫　我還有些銅器請你看。

大盜　這一件倒是舊的。

夫　（大喜）

大盜　是宋朝的。

夫　（失望）何以知是宋朝的呢？

大盜　如果是周朝的，那裏會有這種粗笨的式樣，死板板的雕刻？你看（指紋路）這底子不是已經補過的了嗎？行家所謂「冷冲，」你懂不懂？

夫　照這樣說起來，我這許多東西，簡直是一文不值了。（坐下，以手掩面）

大盜　（作惶恐狀）那也不盡然，你那一對古月

軒小瓶兒，雖是贋鼎，也可值到一二百塊錢．

夫　(大覺悟)唉！可恨呀！可恨！(忽然又想起來)還有我的古書呢？我的字畫呢？

大盜　你的幾冊宋本書，裝璜是很好；但圖是假的，紙是染的，實實在在都是充本．況且你的書不是從上海張先生處買來的嗎？

夫　可不是嗎？

大盜　誰都知道那張先生是藏書專家，和傅沅叔先生齊名．兩隻眼睛何等利害！如果眞是好東西，他自己早就買了．那裏還輪得到你？再說，他又不是沒有錢；何至於賣給你呢？

夫　那末，字畫呢？我那張仇十洲的畫呢？

大盜　讓我先告訴你一樁笑話．青島有一位青

年的煤商，發了財。有一天，正當他的「大廈落成。」許多趨炎附勢的朋友，都來替他道賀。客廳上高高的掛起一副八尺長珊瑚箋的對聯。上款是某某仁兄，那是煤商的台甫。下款是一位清朝中興名將。你猜是誰？

夫　是左中棠麼？

大盜　不。是曾國藩，而且千眞萬確，是曾國

藩的親筆。可是當時朋友之中，有一位捉狹鬼，拉住那煤商問道：「曾國藩那副對子寫得眞不錯，不過時間上發生了一點疑問。老兄！我看你年紀至多不過三十歲，那曾國藩好像是在同治末年，便去世了。到而今少說也有五六十年。那末也許他死了以後，再從棺材裏爬出來，替你寫這付對子罷……」

夫　這倒底是什麼一會事？

大盜　他買了那副對子以後，先把原有的上款擦去，然後把自己的名字塾進。

夫　你說這套話，是什麼意思？

大盜　你還不明白嗎？你這裏有幾張字畫，犯的也就是這個毛病。圖章紙張，都還不錯，時間上可是發生了小小問題。那幾位明朝畫家，仿彿都不十分淸楚，自己究

竟生長在那一個皇帝手裏•明明是天啓的，却變了隆慶，以此類推：：：

夫　好了，不用說下去了•可是無論如何，我那張唐伯虎畫的士女，總是眞的•

大盜　如果唐伯虎畫了你所掛的那張畫；他便不是唐伯虎，而簡直是唐伯狗了•

妻　（向夫）如何，當初我也叫你不要買這張畫•

夫　婦人家懂得什麼•那文徵明的字呢？

大盜　你說的是那個文徵明？

夫　難道有兩個文徵明麽？

大盜　一點兒也不錯：文徵明是有兩個•一個是蘇州文徵明，別號衡山居士，明朝成化年間人•一個是徽州文徵明，原籍歙縣，明末清初人•我看你那張字，一定是徽州文徵明寫的•

夫　那張董其昌的畫呢？

大盜　你可以說眞是外行。

夫　何以見得？

大盜　你一開口，便說「董其昌的畫」，要曉得董其昌是祇會寫字，不會畫的。那會畫的却是董元宰。

夫　董元宰和董其昌不是一而二，二而一嗎？

大盜　正是。可是那董老先生畫畫的時候，落款總是元宰。你見過他的眞蹟嗎？否則

只要看有正書局出版的珂羅板中國名畫集便知道了。無論在那一張畫上，他沒有題過「其昌」兩個字。所以剛纔你說「董其昌的畫」，顯見得你不是行家。

夫　領教！領教！（走近書棹，想開抽斗。）

大盜　不必開了！你不是要拿石濤的手卷嗎？那也是假的。數年前我在金鞏伯家裏見過，那時還有李龍眠的一個三丈長的手

卷呢．當時在坐的，有寶二爺，陳半丁，鄧君翔，林宗孟幾位，大家都說是假的，沒有要．你這手卷，光景也沒有少化錢罷！

夫　八千塊．

大盜　那時要價祗兩千塊，這未免太寃了．

妻　夠了！夠了！我也眞好耐性，聽你們滔滔不絕的說這一大套話．（向大盜）可是

你始終沒有說明，何以我們名譽上，忽然會有極大的損失•

大盜　請你們閉了眼想一想•誰都知道我是個大手筆的人，大盜張三光降的地方，一定是有許多希世奇珍的•並且我的足跡，今天到什麼地方，明天無論那一張報紙，都要宣布的•這並非我不肯嚴守秘密，實在因為新聞界和社會上都很瞧

得起我，最低的限度，也同捧角家捧梅蘭芳一般，他們天天要替我做起居注，所以不得不略爲敷衍他們一下。那末如果明天報上登出來，今天我曾經到過赫赫有名的收藏家的府上，一物不取而去，社會上就會發生以下的疑問了。或者是因爲你們防備太周密；使我無從下手；然而你們在報上總也看過，那順

成王府當時的戒備，何等嚴密，還有那公安局王局長的臥室門口，有的是機關槍，盒子砲。我當時去了，也沒有空手而返。所以社會上決不會疑心到這一點的。那末就不能不疑心到府上的收藏太糟糕，不值得我動手……

夫　（低頭思索了一會，自言自語）對呀！因為我是有名的收藏大家，所以今天纔得

邀大盜張三的青眼。可是他來了，一物不取而去，足見我所有的東西，是毫無價值。這事如果傳揚出去，我的地位和名譽，一定要受大大的影響，那可怎麼好呢！

大盜　從明天起，你收藏家的頭銜，就根本取消了。你在社會上的名譽，也就要跟着一落千丈。

夫（呆了半晌，垂頭喪氣的坐下）這眞是可怕，比失去許多寶貴東西，還要可怕……

妻　咳！眞正糟糕！糟糕！

夫　總得想一個方法來挽回才好！

妻　有什麼方法呢？除非他肯把幾件東西帶走。但是剛纔他十分嚴酷的批評，我們不是已經洗耳恭聽了嗎？（以手指古董櫥）這裏頭所藏的磁器，（指四壁）和這上面

所掛的東西，已由他宣告死刑過的了•

妻　如果我們現在「卑詞厚幣」的同他商量，或者他肯降格……

大盜　抱歉的很•大凡人類，都是自私自利的•在你們呢，固然要設法保全你們的名譽，但是我如果今天將幾件毫無價值的東西帶走，讓人家知道了，我的名譽便也……

妻　你眞的一件也不要拿麼?

大盜　一件也不要•你可別生氣，據我看起來，你們所有的希世奇珍裏邊，不要說千元以上的東西是找不出來，就是值幾百塊錢的，也是絕無僅有•難道大盜張三的價值，就這一點麼?連幾百塊錢也夠不上麼?我說，中國人的通病，就是自己不曉得自己的價值，結果，弄到一點價

值也沒有・我們要明白，當王八的有當王八的價值、紳士有紳士的價值；軍團長有軍團長的價值，窰子裏姑娘，有窰子裏姑娘的價值；歷來有許多要人，名流，部長，師長等等，因爲貪幾萬塊錢，甚而至于幾千塊幾百塊錢的賄賂，便把他們的名譽，地位，都犧牲掉了・人家說起來「這多麼不值得哪・」這都是因爲

妻　他們，自己不知道自己價值的緣故●

（漸漸覺得形勢嚴重，所以十二分關心起來，看了看丈夫的面龐，便走近大盜身邊●此時她覺得那大盜，不但沒有絲毫可怕，而且有親近之必要了●）你肯不肯發一點慈悲心腸，救救我們呢？請你快快拋棄了成見，隨便揀一二件帶走罷！

大盜　你說得好容易！剛纔我不是說過，我如

果將幾件無價値的東西帶走，那些新聞記者，一定不肯饒我的•到那時我的名譽將隨你們的名譽，一同掃地了•

妻　請你做做好事罷！千萬不要這樣固執！

大盜　（搖頭不語）

妻　（「哇」的一聲，又暈倒在沙發上）

夫　你看，她又暈過去了！

大盜　噫！又暈過去了麼！我的阿母尼亞呢！

（自袋內取出阿母尼亞，放在李夫人鼻上）

妻　（醒來）我眞不能活下去了！

夫　對了・倘然他始終不肯成全我們，我祇得在名譽破產以前，自殺了事・你想我們尙有何面目見人呢？

妻　如果你自殺，我也祇好自殺，但是……且慢，我們用什麼方法自殺呢？手鎗？鴉片煙？還是上吊？

夫　我們去跳海罷！投河跳海，前幾年不是很時髦麼？

妻　我看還是坐飛機罷！

夫　還是跳海痛快．

大盜　（忽然囘心轉意）你們不用爭論了．根本你們就不必自殺．我雖然做了二十年大盜，但是始終沒有害過一條性命，那末何苦今天來害你們呢？……算了！因

爲要救你們二位的性命起見，我祇好犧牲大盜張三的名譽了。來！來！我們再從長計議一下。

夫與妻（十分高興，同時起立）你現在肯答應把我們的東西帶走麼？

大盜　除此之外，還有何法。但我雖然這樣想，可是心尚不甘。我還想請你們把所有的東西，讓我再細細的估量一下！不知

你們願意不願意？

夫與妻（如逢皇恩大赦一般，連忙拖着大盜，到那古董櫥面前，）說那裏的話！眞是求之不得，我們豈有不願意的道理，你快揀罷。

夫（又指牆上的字畫）請你再細看一下子！祇要你看得合意，不要說一兩件，便是把這間屋內所有的東西，完全搬走，我

們也是情願的。

大盜（先看櫥內的古董，後看棹上的東西，再看牆上的字畫，只是一味的搖頭）

夫與妻（十分担心的看大盜的舉動，喃喃自語）但願一切過往神明保佑，讓他看中了一件罷。

大盜（忽然指着唐伯虎的畫）那底下不是還有一張畫麼？

夫　那是我高祖文端公的喜神。到了元旦那一天，我們總把他掛出來。

大盜　我也可以賞鑒一下麼？

夫　當然是可以的。（取畫下）

大盜　唊，這張喜神，筆緻倒還不錯。

夫　難道這倒還能值幾個錢麼？

大盜　其實也不算什麼。不過這倒是的確一件明末清初的作品，而且嚴格的說起來，

夫　還可以算得上一件精品。

（聽了精品兩字，喜出望外）那眞是夢想不到。（向妻）你看，我倒底有一件精品。

妻　這完全是靠祖宗的洪福呀！

大盜　可是……

夫　請你快拿走罷。

大盜　（躊躇不語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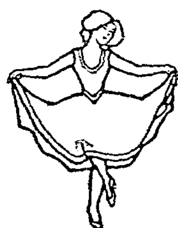
妻　你別再遲疑不決了。千萬可憐我們，把

這幅喜神帶走罷。咳！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！（朗誦佛號）阿彌陀佛！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

大盜　（仍微笑不動）

夫與妻（惶急萬分）你如果再不肯拿，我們就要雙膝跪下來了。（跪下）

大盜　（在半推半就中，幕徐徐下）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正月 初版

1至500號(1號至100號爲非賣品)

定價 大洋捌角

著者 宋春舫

印刷者 青島天主堂印書局

發行及代售處 上海新月書店

